





聞雁齋筆談卷之三

鹿城病居士張大復

第一不可說

李卓吾然書載康崑崙琵琶是天下第一等奇  
事又載若無母書是天下第一篇文章却又着  
卓吾子曰便覺氣韻索然議論酸腐此老胸中  
壘塊下筆無狀其種種可喜可愕之談載在他  
書者且與天壤俱敝矣乃獨見短於第一奇文

皖歙張大復





言言卷三  
奇事之下何歟蓋唯第一則不可說所以夫子之道游夏不能贊一辭此是游夏不可及處語稱佛頭上着糞亦曰佛頭上不可有着着則是糞耳

自敬

續齊諧記云陽羨書生寄鵝籠中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世間有如此可人耶將北面師事之東坡先生有

言吾眼中未嘗見不好人此又是如來心髓未易輕覩雖然由坡之道直入菩提如書生旨亦非二乘淨名經云外道六師彼所墮者此與隨墮何難入鵝籠中乎吾礙世久矣近頗學耐煩法亦時時同得幾分去無柰有物頓喉間頸面亦時時發赤危哉危哉吾亾無日矣

呂光午鬪僧兵事

浙人呂光午號思峰從何心隱游心隱以金數



千使走四方陰求天下奇士少為諸生讀書杭州招慶寺與一少年相友善時阮撫使養練僧兵少年為兵所侮呂居間解之僧抗悍多大言呂輒與鬪擊傷七十三人群兵走訴撫臺使者大怒曰吾為朝廷養兵何物豎儒敢敗乃公事呂岍憤羅衫長揖堦下徐曰明府過矣一書生能抗七十三人彼七十三人者伎安在而稱兵乎且朝廷用此鼠輩何為也阮色解遂罷僧兵

又海上大盜某人莫敢捕曹別駕手觴練水捕兵陳老三使擒之陳領命訪市肆中有云頃一人衣白紬衣短髯曰眼來肆中食麵問縣中陳老三安在知為別駕捕盜即馳南去陳點頭曰此是矣急領捕兵四十餘人追之則盜已駕小船而南一人搖櫓而手自撐篙其疾如瀉眾兵取瓦礫夾岸擲之兩手流血而櫓不少懈篙益縱橫不可上會遇小橋陳以橋板從空投下船



始不得行盜方取刀將奮擊陳又從岍上持巨  
板壓其首盜乃縛時練水賽會群公在鍾樓下  
聚觀為呂思峰言之呂訝曰惜哉此夫吾故知  
其習水戰者也槎溪道中趙長白為余言如此  
余又聞華亭檻一盜伸其兩膊能於膊上剪銀  
應手而解呂嘗欲從獄中劫之華令畏其多力  
輒撲殺不果劫呂每大恨以為失人云或曰呂  
昆季三人長曰老山其人類鬼谷子次某善談

兵思峰其季也何心隱為江陵所殺陳其尸道  
傍禁不得收夜有二生舁之歸葬廣中或曰其  
一人即思峰也

### 前輩警省

有一人踣地捺履而行者居尚書里周刑部鳳  
鳴輿歸群鵲亂噪於地刑部問故或云捺履者  
取其雛故噪刑部召責之云汝捺履而行故是  
徃生業報柰何復取鵲雛汝亟縱之去免汝撻



捺屐者取雛懸樹而上納之巢中仍懸而下畧  
無艱苦態刑部嘆曰天下之無是理有是事者  
豈少哉吾為刑部脫有告訐者云捺屐者上樹  
如飛吾豈信之乎反覆自惟民之寃於吾者多  
矣蓋前輩每事警省猶如此今日憇東禪靜室  
中舅氏省吾偶為余言

末麗素馨

末麗俗云茉莉花之香殫者也尤堪月下相對

如太真洗粧露坐明皇憑肩私語時然不耐久  
處久則覺有草氣正堪與水仙花作對耳楊用  
修云茉莉即鬢花與素馨隸名八珍中今馬鞍  
山後亂石中徃徃生素馨花特小而白枝葉稍  
似虎刺但微瘦葉亦稍尖僧心月嘗植一本覽  
之亦是可人而世莫知貴豈利與素之效與書  
此以發一笑

夜起自礪



藥氣蒸鼻愁聲溢耳僵臥床上如坐釜甑中起  
則蚊子摻亂窻間撇撇來嘬人徐步庭中見月  
英和露欲滴曙光隱隱東方新麗奪目心頗樂  
之然自顧粟無徵君之飛薪無怪魁之山庭無  
高安之菊日且旦室人洗釜而待炊索我枯魚  
之肆矣忽自念言前境盡惡已復啞然自笑吾  
所居大是學問之具柰何若受茅狂狙愁喜為  
用哉吾亾無日矣因書此自礪

瘡中語

子璋羸骸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昔有人病  
瘡誦至此輒霍然愈者世遂相傳以為杜詩能  
已瘡也然又有非之者曰不然三年猶病瘡一  
鬼不消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此非杜陵  
詩乎由此觀之杜陵正自不免余謂文章之妙  
可以泣鬼神要在知其味者得之耳今歲病瘡  
稍寒而壯熱如坐甑中狂歌蜀道難一篇至飛



此身夢覺境  
其不知悅性  
余道先壬寅  
年向中

湍瀑流爭喧。飈崖轉石萬壑雷。不覺颼颼有  
爽氣也。其明日則寒沁肌骨矣。方恨家人輩無  
知者。忽憶秦少游云。發於景中。起於毛端。欠伸  
乃作其始也。凄風轉雨。洒然薄人。如泓壑陰崖。  
單衣犯雪。龜穹蠖窟。奄奄欲絕。寒威既替。熱復  
大來。方畢。煤毒回祿。嗣灾躁外。渴中。卧已復興。  
欲挾斗杓。東適渤澥。酌以注。嗑未足。為快讀之。  
便自神王。不謂千載上。固有知已然。則古人妙

處何篇不可已。瘡何篇為已。瘡而製方也。哉醫  
經云。聖人因病而發藥。非為方以待病。如病瘡  
而必求愈於子璋觸髅之句。幾謂文章無用矣。

杯酒談交

我觀古昔之英雄。慷慨然諾。杯酒中義重生。輕  
死知已。所以與人成大功。我觀今日之才彥。交  
不以心。惟以面。面前斟酒。酒未寒。面未變。時心  
已變。區區已作老村庄。英雄才彥不敢當。但恨



款字改有字  
以俸居之高  
明有字有字

今人不如古。高歌伐木天蒼蒼。感君稱我為奇。  
如。又言天下無相似。庸庸碌碌我何奇。有酒與  
君斟酌之。此唐子畏席上酬王履吉詩也。李青  
蓮云。不同珠履三千客。別欲論交一片心。一片  
有心人。即在三千客中耳。子畏此詩定是徐經  
事敗後作人言子畏跳浪不自貴重。然觀其為  
宸濠所辟。嘔穢席上。竟以身免。輕猥人有此作  
用否。今日偶讀前詩。不覺泣下。士抱不世之才

偶遭負俗之累。委身艸澤。與賣菜傭編戶而處。  
而烏巾插大猶指之為猥。為佻也。不亦悲夫。

習

人生以後。却無性。只有習。嬰兒墮地。貧者浴水。  
富者怯風水。非兒之宜。風非貧之拒。蓋所居則  
然矣。居之限。而習成焉。浴水者肥黑。多加怯風  
者羸弱。易病。醜毒胎於養藥。石進於窮勞。如  
是而曰貴賤殊稟。貧富異骨。豈不謬哉。

可為要富貴  
而多疾病  
下一針砭



楚中老人

楚中耿仲子好遠遊縱轡所如不問程路嘗誤入大澤深山中以為庶幾有異人焉一日走岐黃間迫暮未知所稅駕望見一老人軒軒然來騎服甚整遂並馬而行至一店店主具衣服率妻子迎之上座如主僕禮乃多市牛酒邀仲子同食至雞鳴時去主人送之如初仲子遂淹留店中伺察之店主云吾為老人守此店此吾

主也問其姓名店主云不知嘗過臨清與老人同載老人見吾忠實遂托千金為資使貿易於此亦不知其為何方人也每年一來會責耳然聞老人收責於四方所在多有仲子悵然惜老人之年已暮不復能大有為也然斯亦竒甚矣偶見眉山有豪士為長公輸築磚五千而人莫知其姓名漫紀老人事

辛庵苦心



松陵顧辛庵性度方雅故有子美驚人癖每  
罷公車對意不自怡忽忽行吟見者痴之嘗謂  
予曰某於此道良苦乙未之役主司擯予予不  
能降請故卷觀焉其罪言曰怪歸而屈首三年  
未嘗窺戶乃自謂得之矣又不然又得其罪言  
曰庸嗟乎吾無路矣予笑曰君無恐悠悠者不  
足存也若果巨眼則兄之病不可療耳因大笑  
別去今復三年矣癸卯春偶讀其行卷於北亭

果然秀雅却微泥苦心人也不知造物者肯竟  
解其縛否因與兒子話其事書之

### 嬰兒攝虎

子瞻題孟德傳後述雲安嬰兒攝虎事以信虎  
之畏不懼已者其說有理小生作悶題便解開  
闔擒刺而老儒提筆格格然豈亦為虎所攝歟  
題亦畏不懼已者歟李宏父自言吐詞為經落  
筆驚人我有二十分識二十分才二十分膽安



筆譜卷三  
得起若人而問之

周茂仍

周茂仍性好閒適率謝人事卜居西郭外數里許引流種竹斗酒自勞南有小軒顏之曰釋耒殆是古人觀稼之意耶吾思田者作勞故亦不怡唯釋耒濯足婦子相饁時致足樂耳杜少陵詩云開門面場圃把酒話桑麻此老大不解事世間那得此等閒人知者不為為者不知境與

人之不相值亦久矣今日再過廟涇凝望樹色隱隱可見又風雨暫停桃花爛熳想見七郎婆娑其下把酒胡盧也書此以為相見時一笑茂仍嘗語余云村居故自人世但入城時見故人話時事不覺莞爾自喜此語真有味也

思巢居

兩氣滛蒸浮紛几席之上古簟繩床無復着手足處支頤自想豈多生以前吾其巢居之民歟



種蘭

果中之橄欖書之騷卉之蘭自是天壤間三奇  
絕未有儷之者友人某解衣質錢顧為典花主  
而念不及蘭見騷經輒掩其卷但能嗽橄欖三  
枚余嘗疑之此况又是強解事也今日得與蘭  
一本植息庵中思之不覺失笑

種蕙

語云山林間十蕙而一蘭故曰蕙賤而蘭貴蘭

少而蕙多也此不然衆與少豈貴賤之骨與蘭  
氣醇遠不射而蕙艷發蘭韻長而蕙微短等是  
國香政堪伯仲耳必貴賤人物於衆少之間則  
荀氏八龍當以多故減貴而李白蕭穎士僅然  
有子將亦曰少者固不賤耶楚經云既藝蘭之  
九畹兮又種蕙之百畝蓋所謂有此內美故不  
為貴賤之証

樊侯父母之心



嘗以樊侯小記揭之土山偶為醉少年所毀廟  
祝窘之倩其友來謝訊之乃二胥也予告之曰  
憶吾記中有豪胥猾吏四字二君豈謂此耶吾  
聞二君情貌非其人也父茹冰蘖一時從事閑  
問學書又為人間佳話公等與有榮焉即二君  
苦務清冷門可羅雀獨不思數十年後不逞之  
徒有詐訐前件者寧有樊父時事否龐德公隱  
居躬耕人有勸其立產業遺子孫者德公輒謂

之曰吾貽之以安此真父母之心不可忘也其  
友感動而出

### 薛捕

海虞有捕盜者薛某能察人之顏色而知其所  
向卒然掩之無弗中也有盜四十餘人主者使  
他捕私掠之既伏矣久之無驗以問薛薛請見  
之群盜敝敝然坐日中薛呼主者曰天寒甚何  
不多市牛酒市具縱群盜大嚼盡解其縛盜亦



驚泣而去薛笑曰豎奴幾敗乃公事脫四十餘  
人中有一人曾為盜者即啖以牛酒必不去脫  
不去安所辭私掠乎主者面然其說私心怏怏  
薛曰姑遲我十日十日來告已得盜矣問之則  
主者之親某又温室也主者益訝之且疑縱盜  
情叵測薛佯謝曰吾過矣然願勿泄也夜半駕  
小船直抵其所指盜者家盜聞薛來神沮矣盜  
方出戶薛執其手曰某家財願若分我某尸居

餘氣無能為也盜手戰亟命家人拏一箱來箱  
至輒縛之嗟乎薛可謂知擒縱矣海虞顧明卿  
為余言

### 論書

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  
能行立而能走者也此善論也乃知字漸玄妙  
方可艸書而世人競率意為之自謂天放豈復  
有書意乎古人云事芒不及草書嘗舉以戲草



草者其人輒妄對云章州固不易作此尤可笑  
古來疾書無如懷素顛旭古詩云興來絕叫三  
兩聲粉壁縱橫千萬字讀此者要得其躊躇滿  
志之態正不當先以豪放目之也病久廢書今  
日獨坐息庵下戲取粉板作掌大十百字如壯  
士囚縛愈發愈野不覺啞然自笑吾書不減科  
蚪不復能料理久矣當存之以俟識者立耶行  
耶走耶毛雨穿櫺書竟失去

### 聞風箏

風箏一名紙鳶吳中小兒好弄之然當其搏風  
而上蓋亦得時則駕者歟梁伯龍戲以彩繒作  
鳳凰狀吹入雲間有鳥百十隨而拱之觀者大  
駭伯龍死久矣其新翻雜調徃徃散入侯王將  
帥家至今為俠遊少年所傳詠其好事蓋亦一  
時之冠也偶聞風箏悽然有感

### 靜晝



可作一幅行  
書子云

一鳩呼雨○修篁靜立○茗椀時供○野芳暗度○又有  
兩鳥啾嚶窓外○豹節天成○童子倚爐觸屏○忽鼾  
忽止○念既虛閒○室復幽曠○無事此坐○長如小年

霽上人看舉業

舉子業亦可寄興而予又不能有他長時復拈  
其一二以眎練水李長蘅長蘅怪之曰君病應  
爾豈可以儒生酸腐之技肆其從來未剖之談  
如造物相如何予意不然恨非儒生耳果儒生

肯拾已落之唾耶長蘅大笑曰若者任為之今  
日霽上人書來謂從周參父家讀其文語語會  
心向予乞一部去歸時問之何語是會心處乎

牡丹

洛陽人特呼牡丹為花蓋重之也東坡看花吉  
祥寺指為智巧便佞之物正抑其為時眼所逐  
耳今托於修竹之下叢稍破欄而出窘接無餘  
而花猶悴悴然試其本色而不復自憐其力之



盡也智巧便佞豈亦有時不幸耶柳堤閒步花  
氣迎人顧謂兒子一笑

暮雨

雲情變黓石楚流滋麥鳥駭飛蝼蛄正咽亦有  
怒蛙拱息艸下張口噤舌若候雷鳴狂飈忽捲  
萬馬奔沸踈雨墮瓦忽復鳴琅百道金蛇迅霆  
如裂氣散溽收浮膩亦歛燈火清煌南亭聞寂  
拷頤解寐故自悠然

紀異

髯者張某嘗舉網得一巨鯉額有硃文云三躍  
龍門關九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付與張髯嘴  
陸仰山見凌醉樵嘗言此蓋得之目擊云

夢記

辛丑八月廿二日夜天氣始涼雨窻閒寂為兒  
女輩畧說圓覺大義既久輒軒就枕昏然夢與  
元倩輩循坡而走高崗突兀野境逶迤携手遠

以此不獲三談  
才中必不復得  
入蓋其意後  
夢里不作也



此考亦傳  
會世說

眺忽見萬花爛開皆似海棠狀而高輒數丈不可攀折其地亦不能至道旁寒實累累枝壓不勝余輩拾而啖之入手瑩然味亦甘滑余與仲嘉稍折而西巒坳有石大如五石之瓠面面玲瓏有口鼻眼處題曰鬼頭石旁皆峭壁壁間斷碣文字漫滅不可讀隱隱若云是崑山某前輩愛玩五十年後復移植於此者空中危巨石梁高擬百丈其長半之而濶不盈四五尺梁之根

則樹之杪也余亟呼叔顥觀之叔顥曰虹氣也余笑曰石梁非真虹亦非假余烏乎辨又折而西平疇幽曠復有石俯瞰流水大可盈畝狀如芙蓉色如紅玉辨葉參差隨形鐫文其上字畫道古夢中一一成誦大都高人勝士所製也苦不能記憶耳時余念言祝希哲唐子畏蔡林屋諸人飽飫山水又能作此等快事造化何負於彼而世共惜其不遇真可笑也方謂家世長圖



之而雞聲喔喔漏下五鼓矣余自頻歲病廢衆  
口食貧日為米鹽所迫遂對月臨風了無情緒  
形神暫息乃復得此竒絕境界豈化物者以是  
償我哉書此志幸

見晉翁

晉翁虞陽余祖舅也長先君子八歲其遊如兄  
弟然先君既歿而翁不忍過余里中必迂道而  
行嘗謂余極欲相見然無柰腹痛之感今年十

月十二日見翁里第老屋瓦盆敝裘短幘楚楚  
如三十年前事相與追論徃昔歔歔泣下翁性  
慷慨每飲輒醉每醉必放歌自快至八十猶然  
而年來齒亦漸豁矣余方低頭自悲會童子來  
言練水姚適之在余舍拭淚而別翁送余至階  
下浪吟云眼前風景還依舊世外人情幾變遷  
雲栖放食

杭州有其母溺於江而求尸不得者計無所出



笑忽一婦人踵門告曰先年余夫墮潮死余聞  
雲栖放食無不度也亟以銀五分附薦焉事且  
數年矣昨夢余夫來告曰吾自隸名鬼錄與潮  
偕往來也以汝願力得為行潮者首倘再一得  
食可離水苦吾旦暮圖之不得其便吾行潮能  
取諸溺者尸而藏之則某人之母在焉汝往告  
之祈某以雲栖之食相報可乎溺者子按其言  
求之果得尸今日余在景德寺中看默上人放

齋口食陳繩伯言

仰山詩句

里中陸仰山好辨六書其辭堅不可屈然作詩  
頗有俊句其感懷詩云漏入夢回枕寒生愁際  
衾紙窓殘月上應照未磨心又云一室淒涼况  
半生牢落人冷澹蕭瘦頗似賈孟風骨元倩兄  
弟偶誦其語燈下記之

王孺和帖



今日友輩中受樂莫如沈修幻受苦莫如余余自五更即料理薪水稍稍支一日便焚香煮茶獨坐蘇齋中友生相過縱談山水文籍或說詼語笑話夜間脫幘坐榻上呼兒子稍理時業家人輩亦時時相勞苦而余亦對景慨然自笑鬚眉男子僅僅為不終日之計可鄙也今日得孺和一帖云無日不在死法中恨又不能死耳造物頗以貧賤困人能於此中稍不受纏縛者不

免於貧賤外費渠種種安排罪過愈深正未知受譴何極然則余之樂殆又不可量也時事碌碌誰能為終日計者余過矣余過矣

性相

性宗以相為桎梏相宗以性為籠統兩種人真是操戈入室可憐憫也僧古源將叅少室過余言別道人錢虛白在坐錢戲源曰用不多圖箇快活自在罷源忿然作色余笑曰不是一番寒



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源喜虛白目余余謂源  
曰不然朱考亭有言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  
紅揔是春兄行矣要識取東風面也虛白大喜  
曰好判狀余曰不敢聊勸和耳

嘉善廉吏

許鎡號石塘雲南人嘉靖中以進士為嘉善令  
剛介廉直多惠愛時當入覲既渡河度囊中不  
能乘輿竟騎一驢而去至邸中杜門待命與人

絕無交涉後徵入為御史隨以年例僉憲不久  
致仕今日偶與客言樊侯冰蘖之操近世希有  
客謂余言昔嘗見許公如此庶幾近之

天臺應卒語

耿天臺提學南省行縣至崑山冬至習儀一狂  
生出班高聲稟曰糾舉某生負大不敬天臺頓  
足少間徐曰如此大節乃爾狂躁大不敬即汝  
嘗之誰為不敬者付吏繫去後亦竟不問語云



試之卒以觀其量正是頓足時難也

子瞻桃花詩

子瞻桃花詩云戲將桃核裹紅泥石間散擲如風雨坐令空山作錦繡倚天照海光無數余嘗令童子裹核投之文筆疊浪之間偶發一枝輒為樵者亂拾以去頗恨之今日讀此詩自幸種桃雖不成然不至作效顰婦也

讀酒經

數朶薔薇娘娘欲笑遇雨便止几上移蕙一本香氣濃遠舉酒五酌頽然竟醉命兒子快讀酒經一過并書中郎所作醉鄉調笑引於末吾觀畫工寫生大都於梅花下着水仙蓋其臭味則有然矣

梅庵東

戊子春先君既歿之二日諸備未畢雷聲隱隱起西北電光如綫余時哀號踣地奴子持一柬



至則先君之友周梅庵先生東也其畧云延陵  
季子之喪其殮也以時服則既有聞於君子矣  
余每感其意自愧久不報今年先君大痛之辰  
飯僧蘇齋追思言笑而僧有問周先生故居無  
恙者輒揮涕錄其語焉

東坡作墨

志林云已卯臘月二十二日夜墨竈火發幾焚  
屋救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

幾百丸足以了一世著書仍以遺所不知何人  
也餘松明一車留以照夜二十八日二鼓作此  
紙按年譜已卯先生年六十四在儋州蓋元符  
二年也攷之外傳云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  
西自言嘗為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祕法故人爭  
趨之或問其季子過過大笑曰先人在儋耳無  
聊衡適來見因使之別室為煤中夜遺火幾焚  
廬翌日煨燼中得煤數兩而無膠法取牛皮膠



以意自和之不能為錠磊塊僅如指者數十公亦絕倒衡因謝去叔黨此言可信不謬而坡公饒興致亟於獎善故云爾然聞衡墨自佳可與九華朱覲相上下借坡名以行故是墨賈常態不足怪也

夢

有徐應祿者白晳長爪嘗為縣胥又嘗賣藥於市余亦嘗過其肆中相與語歡甚今死數年矣

余嘗夢至道士院堂有三扁中曰紫薇宮左曰仁義之民右曰池仁義皆金文大書舍宇鮮潔應祿著帽衣青衣楚楚出迓歡語如平生既覺午餘侍慈氏問故人吳文秀家慈曰此徐應祿之兄也相對恍然記之

渡巴城

巴城湖蓋湖之小者辛卯深秋予歸自海虞阻風湖口四日去冬將訪公亮舟膠崇寧寺下堅



不可動者亦復五日誰謂尺水無波天下事可  
以憑臆而斷也今日風厲甚至湖寂然此大平  
常事然予心自喜蓋由往時之膠阻為之緣影  
耳默默自照亦足以破流轉之妄矣膠之日公  
亮以露輿相迎欣然乘之過田間老婦稚子無  
弗竊笑者道遇仲純相與藉草而坐老氓出茶  
餌食予拉往馬涇庵遂留宿詰旦求診於仲純  
為定兩方而別同游者邵兵部蓮壚繆仲純譚

公亮公亮之子元龍

燈下戲書

今夜被酒得鄒公履書恨僕不宜病廢全其微  
尚須與驕奢淫佚消磨殆盡始得故是此兄盛  
念吾自秋入冬來無日不病無病不劇頗覺意思都  
盡今日慶長載酒相邀與王幼昭恣口歡謔亦  
既驕矣奢矣淫而佚矣燈前捉筆作文一章詩  
二章頗有生韻始知驕奢淫佚不足消吾之福



還能豪吾之興也記此以復公履一笑

許家郎

許家郎名士戲十三能文章未及炊黍時三題  
立就風義道上頗有落地食牛之氣三年後崑  
山又一名士也此道真如積薪後來者上耶

聞雁齋筆談卷之三

聞雁齋筆談卷之四

鹿城病居士張大復



戒殺

有烹魚而蓄其子水中者以為所全多矣孰若  
并其魚不烹之得乎東坡買一鯉長尺有咫置  
之盎中俟其死然後食之何不烹而食之不即縱之去也此可  
為吾輩食葷者之法傅孝玄言鱖魚就烹時必  
以首尾力抵釜中護其懷中之子念之心怛怛

此志過矯  
若人如是  
將天下皆  
魚斃矣



大官一席之  
費不啻萬  
民累日之  
細飽而乃造  
惡如是宜乎  
不平人移不  
平人也

焉誰無父子之性而謂水族痴暗獨不然耶宋  
神宗見一羊特起道左問左右曰已取其羔進  
御遂不御羔余嘗見光祿寺側有群雞亂撲鳴  
不成聲視之則其股已充膳矣侯王宰官福盡  
每受業報豈誣也哉里貴介子有好食鱉者庖  
人思悅之乃置數孔釜蓋上文火煨之鱉燥甚  
其首向孔中出則取酥與漿沃之沃數次而鱉  
乃大醉其味美特甚貴介子後病火症索漿甚

急輒昂其首作鱉狀其庖者之死亦然如如居  
士曰生前吃盡味千般死後只添油幾滴亦可  
以少懲矣况果報若此之昭彰乎可不戒哉

陸翁承

陸翁承名應鰲先君之友也蒼面棘鬚多癢痕  
笑輒搔首擷眉所居處曰白魚段老屋木器庭  
中小藝花竹攤書危坐意洒如也年六十時先  
君與陳員外王道往賀之歡醉竟日先君詩云



白子易如前中  
傳平及相協  
字予子讀去  
友則為雨予  
予予柳未如  
別有一德名

斯氏三代孰  
謂今石古若  
邪

未叙寒暄慙予懶亂呼茶酒愛君忙其後先君  
歿每見余輒相對而泣曾作挽詞三絕見遺有  
一度花開一斷腸之句

樊侯

朱仲卿為桐鄉嗇夫有德於其民死而告其子  
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既  
而桐鄉祠之不絕此所謂沾沾自喜者樊侯治  
崑三年將入覲誠父老不得攀送有四人持紅

紗燈傍輿至水側揮淚再拜而別樊受之唯唯  
竟不問為何人

墨窓二僧

僧伴雲南京人長身玉立機鋒甚敏癸巳歲從  
雪浪來顧余墨窓下時小雨甫晴秋氣漸肅相  
與談無生理甚淡語不及之默坐若忘似一無  
知識者又有觀如者亦學於雪浪議論豐豐而  
面有不齊之色為言其師教人只是空諸所有



筆談卷四  
實諸所無伴雲唯唯而已未一年雲死蓮花庵  
如亦不知所往

送春

已亥適長安三月三十日臥於德州之逆旅土  
床濕蒸遂不成寐明晨跨馬將行命侍者書二  
絕於壁其一云燈魂隨燭死居人斲不禁中有  
傷春客披衣看啓明一云東方有啓明行人不  
成寐。攪馬亦長嘶。疑為春歸去。今年三月二十

九日折得牡丹着瓶中忽憶前語而燕子偶入  
余室若將營巢者又戲賦二絕云萬卉為春忙  
春歸卉亦老。獨有雙雙燕。尋春拾春艸。吾聞雙  
燕子。不入愁人家。何事偏追逐。應知問落花。

櫻粟

櫻粟花之無香韻者也朱宓侯種之盈畝萬朵  
爛然亦足奪目鮑我生問余此堪作何比余昔  
過盧溝橋一庄院僧驅騾百許頭縱食櫪下其



好比喻可  
多標象寫  
四

色相錯如繡始知昔人雲錦之比殆非虛妄今日所見頗為似之二生皆絕倒

### 鄭筆峰

新安鄭筆峰名約以減塑有聲彷彿人佛像徃徃逼真多於神處着力嘗與余縱觀阿修羅像問誰最者鄭指金小乙總管曰此其最矣周太尉次之余曰何也鄭曰凡神像耳目口鼻其高下大小皆板對而二像不然不然則神活所以最

湯臨川特舟言  
傳身戶為右  
倉墨陽子而  
作也孕以是業  
相女人掉弄者  
墨吁可畏矣

也會左髻墨陽子羽化婁東祈塑者相踵於門鄭亦日夜不少休亡何卒死死時眼根先絕或曰以塑故多得錘神弗佑之此巫見佛媪語非然也神竭烏能久視人世哉

### 文移古訓誥

今之文移古訓誥也群胥會言某官行文移將倩某徃衆皆從史之一胥嘆曰不可此人去彼中民受其害矣衆亦莫然之有間復曰某三家



真得山中  
時者

村訟師也。訟師告訐主於紮陷辨駁而已。豈念  
彼人利害乎。文移則不然。必須委曲婉轉。兩無  
弊而後即安。故凡胥之老於供者。庶足辦此。衆  
皆嘆服。袁中郎為吳縣。其弟小修自楚來。見案  
上招申諦觀。不置。中郎問故。小修嘆曰。常恨國  
朝無文章。乃在此。世廟時。有大獄招擬。肖物處  
不減太史公。聞周孟溪家有抄本。當借觀之。

談言微中為英雄所窺

高皇帝時有僧受法於師博通教乘。高皇欲迎  
入大內供養。詣師言別師無言。但云上苑已無  
蘋婆果。且留殘命吃酸梨。僧方盛氣欲往。不能  
省。後召對。不稱旨。將殺之。僧笑曰。悔不用吾師  
之言。高皇究得之。檻其師至京。問所以。其師云。  
偶誦大藏中偈。何意也。按藏中果得此偈。遂捨  
之。僧慕上苑見殺。故不足道。彼師殘命。蓋亦岌  
岌矣。故談言微中。鮮不為英雄所窺。而世競以



筆言卷四  
智先人嘵嘵咸輔乃欲久居人世無災禍乎隰  
子家之樹蔽田成子之臺田子未言也何為乎  
伐之斧離數創而止智矣哉智矣哉

放生

宋天禧中宰相王欽若奏以杭州西湖為放生  
池禁捕魚鳥為人主祈福每歲四月八日郡人  
數萬會於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此王  
侯宰官今生作者之因也聞余鄉亦有放生會

每朔望納錢於櫃至會期多買羽水二族放之  
亦是一事第流浪陋劣之徒乘機捕逐甚有伺  
其釋放而網罟之者又不知作何慈悲可免此  
厄可渡此等人也正旦放生人競逐之論者以  
為不如勿放此亦一時不得已之談廣大教化  
當不如是僧本源欲建放生堂於玉柱塔之側  
不知何時可了此願塔在三江口地濶天空即  
不能禁民勿捕於此放生必多得所者



夢飛翠樓記

沈聲遠飛翠樓故嘗讀書處也今樓亦移他所  
矣辛丑三月六日夢至其處窓檻玲瓏香氣芬  
馥週遭羅列竒石如刀劔峭削舞袖蹁躑之狀  
或如真官仙宰正笏鵠立又如竒鬼猛獸欲來  
搏人余謂李文饒故物一旦盡置几席間平泉  
庄虛無石矣令米顛見之豈勝僕僕乎池上芙  
蓉凝露欲笑翠蓋靜植水中藻荇皆可數菱花

盛開有結實者鮮紅射目年來病眼齋居不復  
有豁然之見間遇佳山水惘惘如行霧露中一  
片遙白耳今夕何夕得如是觀乎或云晝之所  
為夜之所夢皆是識神亂飛無閑因想夫使僕  
隸之夢必為國君百年間就使憂苦三萬六千  
場亦快活三萬六千場矣

記夏龍衢夢

古歛王民輝字惟華以寫神寓居世長所嘗令



寫先賢遺像一冊時方構王理之先生像趙綸  
叔言像藏夏氏子果訪得之夏氏子云二十年  
前先君龍衢曾夢王先生偕顧桴齋周秋汀高  
歸田朱遜庵數十先輩列坐堂中既覺嘗私識  
之曆本上乃出眎余手跡宛然因與綸叔嘆夢  
見二十年前而數十先輩遺像聚於一卷之間  
乃在二十年後誰謂事非前定偶然而已也龍  
衢善諧謔而聲氣竒峭如鬼嘯猿號聞者絕倒

然好讀書喜作詩嘗見其從薛君淑借書一帙  
手携以歸疾吟其所自為詩有無柰廉纖下傷  
情怕倚樓之語龍衢死久矣其子號清岑者有  
父風

利弊不相遠

古今治亂利弊大抵不甚相遠蓋心計之吏往  
往乘民情之急而故緩之則可以速得志於天  
下往歲渡淮見歲課旁午市舶填塞舟人與估



近日多矣後  
平抽收商稅  
名曰釐稅釐  
神共猶十所相  
僅是釐也而青  
吏如僕通緣為  
奸者與古台札  
披公府之者安  
必賢師相奏而  
罷之以慰此方

民身元長公初  
宛如目前光景  
豈知今日之見  
此光景邪為  
之感乎嘆  
同治元年春  
正月多仰漫  
識

客關戰手言曰左右如此奈何廢我歲月而安  
坐為余心憐之今日讀子瞻上呂相書云自入  
淮南界聞二三年來諸郡稅務刻急日甚行路  
怨咨商賈幾於不行有稅物者既無脫遺其無  
稅物及雖有不多者皆不與點檢但多喝稅錢  
商旅不肯認納則苛留十日半月人船既眾賢  
用坐竭則所喝惟命宛如目前光景也孟子曰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我朝魏恭簡有言古

一宇宙也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聖人至明秦  
以其苛聖人大公秦以其私三復斯語不覺長  
嘆

### 巴城道

明日春歸矣風雨淒然小舟掀舞水中追思乙  
酉歲侍先君送鶴林公之喪拜桴齋先生墓下  
鬱鬱芊芊彼藏者皆一時大賢人也相與慨然  
久之是日雲物澄和卉木條暢舟中携得香山



長慶集赫香啜茗更讀而互聽之縱談快甚且  
曰宇宙間討便宜人古來惟陶靖節白香山蘇  
端明耳余謂陶無容喙香山端明徃徃竄逐何  
謂便宜先君笑曰小子識之此所謂與之為嬰  
兒也夫與之為嬰兒焉徃不得便宜哉其後又  
五月外父茂承公亡又十七年是為今歲辛丑  
其子始克葬於孚齋墓側余再過巴城追記其  
事

### 李先生交情

萬曆戊子先君子歿於家有之長安者以告李  
先生晴源先生時為儀部即即為位中門外哭  
盡哀齋三日而後遣使齋文來弔其辭酸楚令  
人不能竟讀又七年而余不肖始克葬先君子  
先生會有滇南之役休沐里第余以誌墓文請  
先生揮涕久之其明日復來奠一牲一飯必令  
家人滌器再三而親視其烹調之節自辰至未



真是古多事  
伏

不欲葷食曰吾所恃以通於吾友者此一念也  
又明年先生歸自滇南使其書記陸生持誌文  
來不肖且拜且泣而陸生亦揮涕言曰自紹政  
之為此文也每旦必齋心而後伸指和墨已復  
嗚咽不勝輒棄去其淚之灑長江者不能指數  
其處判丙申冬日記

自逆

債負山積鼠雀雲擾對境惘惘自念慶堂之燕

每至無聊賴  
至讀先生此  
語一過不覺素  
念俱消

不知作何結束也境遠念息復是洒然誰不為  
燕之慶堂者於是遊覽古初返照無始不復知  
吾喪我也一日一夜萬死萬生凡夫哉凡夫哉  
夫誰與接構而不以心鬪者乎袁中郎有言學  
問須從逆字長人不吾犯即須自逆有味乎其  
言之矣

錄劉洎語

唐劉洎有言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



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誠哉是言也  
生平少記而多言每與客論難常至俯首欲睡  
所以損氣者甚矣殆哉易曰躁人之辭多將以  
此自攷其學

茶

茶既就筐其性必發於日而遇知己於水然非  
煮之茶竈茶爐則亦不佳故曰飲茶富貴之事  
也趙長白自言吾生平無他幸但不曾飲井水

耳此老於茶可謂能盡其性者今亦老矣甚窮  
大都不能如曩時事猶摹漢萬卷中作茶史故  
是天壤間多情人也

初二月

朔之三日月始再魄於西所謂側視之則粉處  
如鈎者也戊戌正元二日月有輝里父老見而  
異之相傳以後常然余寔未之見也今歲三月  
七日至五月一日靈霖傾注見日者僅四五而



夜又無月初二晚忽然開霽萬里空碧頗恨此時獨不得月耳仰視林間新鈎斜掛時有赤英射人久之乃落豈日月之行亦與時異乎抑所云歲差者乎往在京師嘗見己亥新曆閏五月已又判定閏四月或云是歲差果然柰何其弗之正也

北亭梅花

宋廣平作梅花賦清便艷發得南朝徐庾體皮

鹿門怪之謂此老鐵心石腸與賦不類是不知梅花者世無鐵石人堪作梅花賦否譚公亮之北亭外有梅一株倚窓敷蘂白如擁雪恨脚痛未能坐臥其下時候消息於童子而已今日竒香破窓而入而侍者來報兩意垂垂豈梅將別我乎令桐快讀宋賦酬之梅哉梅哉應不恨我隔斷窓前月也

夜坐



月色如銀信步至景德寺聞淨院禪誦聲甚肅  
心樂之遣童邀守源源輟誦而出然默持不懈  
已邀雲居謝曰少頃吾課完也已默全至三僧  
意皆自得相與談頓漸法門余笑曰天下決無  
頓教悟處皆頓學處皆漸耳雲扈曰六祖不頓  
耶余曰此為宿根元來是漸四人相對大笑因  
念二十年前予讀書大樹齋寺中作課者獨本  
源一人耳然亦不能談今日爾爾可為拊掌

黃沅

古赤壁在武昌嘉魚縣子瞻在黃州時所游者  
蓋赤磯非赤壁也坡特借之以了弔古一事耳  
其賦云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則直指嘉魚之赤  
壁矣不然武昌在黃州西南境安得云東望也  
此老胸次洒落故黃州可以有赤壁而臨文攷  
索便為千古不朽計故是宇宙間討便宜人余  
姑夫金玉崖近從楚歸曾至黃州赤壁磯下云



筆談卷四  
有堂三楹以祠公而旁刻趙文敏所書前賦於  
壁又云曾泛沅江見斗崖上石洞深濶三四室  
者所在多有其一曰鍾鼓洞此地流平徑濶易  
為登覽中有二石乳如柱使童扣之一鍾聲一  
鼓聲石之鏗然者緣江處處有之然未有若斯  
之洪亮悠遠者也酈道元石鍾山註云下臨深  
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鍾坡老常與子  
邁夜乘小舟至絕壁下聽之謂酈元之說信然

而唐應德氏亦云江自蜀走海數萬里寂然未  
嘗有聲一經石鍾山下則鏗訇鏜鞳驟發而駭  
作夫聲藏於水本非無聲偶遇空洞之石與之  
相得而一露其竒爾二公所見殆是宇宙間一  
段議論決不可易而由鍾鼓洞觀之又不可謂  
石鍾之說皆非也唐李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  
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其所見不逮鍾鼓洞  
遠矣



富者子夜歸

富者冬夜從外歸天大雨懼傷其履也跣而疾走抵家家人將洗馬富者大怒曰止止無費而翁薪水旦且盥盥既可濯也以其兩足就寢懼傷其衾竟外其足而寤足僵甚夢人刑之大叫狂走衾與履皆敗矣或者笑之曰又多乎哉刑其足可以無履而衾不傷張大復曰兩之愛履也夢之愛足也是兩情者吾惡乎知其辨客有

渡江而溺者亟呼曰援者與之金一人援之猶出沒江上已悔其援金之多矣此天下之人情也夢乎覺乎一也

夫婦

雁之從一也婚者奠焉吾聞其語矣未見其徵也顧敬亭先生曰吾徵焉吾稼圃室傍有羅者得一雁鍛其羽繫其足而立之汀畔以為媒每見雲中飛者必昂首仰視一日其偶者見而下



之特然如土委地交頸哀鳴血盡而死羅者剖其腹腸寸裂矣故鸞之見鏡而舞也傷其容也偏棲之燕年年繫縷而孤飛也重其息也夫物之有夫婦多矣

上元

東坡夜入延祥寺為觀燈也僧舍蕭然無燈大敗人意坡作詩云門前歌舞鬧分明一室清風冷欲冰不把琉璃閑照佛始知無燼亦無燈此

老胄次洒落機穎圓通聊作此志笑耳崔液云玉漏銅壺且莫催鐵關金鎖徹明開誰家看月能閒坐何處聞燈不看來方是真實語老盲不能夜遊晚來月色如銀意欲隨逐行葦稍穿城市而瘡鬼惱人裹足高臥幼女提一蓮燈戲視亦自燦然書之以為壬寅上元之感

夢

楚中有師第二人後先舉於鄉嘗夢人語之曰



先生是弟子中弟子是先生中萬曆丁酉翰林  
馮有經典試其弟子先中式庚子其師亦舉於  
鄉出兵部張其廡門下其廡故馮翰林門下士  
也戴仲豪候兵部於京師適楚中二舉子來謁  
聞之云

人面桃

桃之品亡慮數十絳碧夭緋摠堪極目然夭者  
故是正色耶至於人面桃則桃之變極矣瑩白

如雪光浮白外素者故艷不艷於此方之梅花  
則今古雅俗正復迥然藉使敷蘼一時堪作梅  
嬖夭夭者雲從可也

徐公善謔

傅海墟先生狀貌魁碩讀書多遠畧晚歲貢為  
博士徐五湖公與人書云適晤海墟氈帽戎裘  
據胡床而坐儼然戎王也乃欲就廣文意思亦  
太貶損矣徐公善謔能識字嘉靖辛酉吾鄉大



水兩十日不止公作書寄燕客云故胡越之區  
魚龍雜處今兩勢爾爾天意其欲復古耶今日  
步庭中念偶及之不覺失笑

戲題辛丑誌

讀書談笑登覽作文自是人生南面王樂至其  
留滯而不釋吾未見樂之不為悲也兩目兩足  
人所同具獨余無有朝饔夕食人人如是余獨  
力勉之而常不能給噫亦大苦矣然一日之間

一事之暇輒捲簾薰掃默坐朗吟目不能讀耳  
受之足不能行人扶之客不能集過友人而訪  
之口不能吟隨所見艸木虫魚古今人士賓朋  
談吐意興所觸筆之識之臨卷欣然事已不復  
追念客有舉余辭而問焉莫能憶也吾未見余  
之苦不為余之樂也噫嘻墮地四十八年何年  
孟浪何年不孟浪辛丑三百六十日何日舒眉  
何日不舒眉今夕除夕歲時之事既往剝啄之



聲漸歇聊尋所志漫題數言以為異日一笑

夢記

偷閒學靜終不能勝彼之煎爍也意恍恍不自  
憚而叔明招飲連舉數十杯頽然徑醉而別睡  
至五鼓夢先壠上蘭蕙盈畝花萼競發然中有  
委敗者余手自移植之心念滋蘭九畹種蕙百  
畝彼何人哉忽得一甌青瑩有光入手爛然余  
方愛重之顧視土中如砌忽又見大窖如前甌

者不可勝紀而又有籠匣茶具金寶之物余皆  
手取而置之一室中既重不可舉遂覺余家先  
世力農積行累義至於余狼狽已極不絕如綫  
矣誠如昨夢後世當有不墮先人之志者命兕  
子桐書之

燈下書圖南語

歲己丑朱宓侯從予萬卷樓中蓋贈公顧圖南  
寔主之樓去公舍幾三百步每旦必肅衣冠揖



予寒暑陰晴無間是時予方讀禮書不甚親舉  
子業公輒以溫言相督嘗曰日出事生天下寧  
有無事之日耶且先公既捐館舍從此欲求無  
事更不可得予頗莊之以為長者言辛丑十月  
十九日子與叔顥送公之葬偶念前語不覺潛  
然至歸燈下記之

讀王先生會卷

王梧林先生三上公車不第庚午其弟槐里公

舉於鄉先生笑曰吾不能著遮陰帽先進賢冠  
也乃避喧景德寺樹中閣改竄經書文百餘首  
每一題脫稿輒以商之先君子至生財題先君  
子曰伯欽固好舉子何事襲經生口吻為先生  
瞿然曰云何先君子曰是題須見經國手段乃  
佳中四句何不開講而強串二比為夫練格之  
謂何先生搖手曰遲我十年讀書當能之今無  
及矣明年鄧卷出先生心服先君子誦其言不



休然先生墨卷云如徒惡理財之名而又無生  
之之道則國家將焉賴哉此等殆非經生語也  
壬寅閏月十八日記

雪夜

小飲周叔明第雨霰紛集默念疇昔此時便著  
屐登山去也歸擁牛衣寒燈無焰展轉久之乃  
遂酣臥遠雞亂啼紙窓如晝啓扉諦視則雪深  
半尺矣昨歲孺和臥病余亦倦遊窓外玉塵無

情照管曾作調瑤華相眎檢之篋中墨痕未舊  
忽忽又一年徃矣頭顱如許半事無成言念童  
遊猶如昨夢偶檢中峰語錄有雪夜示衆一偈  
云凍雲四合雪漫漫孰解當機作水看只為眼  
中花未瞥啓窓猶看玉琅玕讀之惘然復記於  
此

口業

辛丑臘月初一日王孟夙約會放生世長先徃



余與陳繩伯沈修幻至西禪禮白衣大士然後  
登舟偶言友輩中有夢遊地獄者不覺出一戲  
語孟夙云方與世長約會日勤勤念佛不作戲  
語如兄言依約受罰余聞之悚然年幾半百尤  
俟人鞭策然後知戒可愧也因默自觀省三十  
年來口業種種不可勝懺所恃平日絕無譏刺  
短長之心第事觸於前言衝於口恰中戲解即  
心知其非是莫能禁也從今懺悔永不復作然

恐強制口業增長意業書之以自惕

東坡石竹

文與可寄子由書云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  
往求之襪材萃於子矣時坡守徐州故戲云爾  
予實未見與可墨竹而竊謂坡翁之作決不依  
倣與可不然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坡謂章七  
書必不佳正少其從門入耳而其自寫墨竹乃  
必有派耶今日得石刻一幅於吳郡之陳雲卿



簡遠蕭放絕類坡之為人而姚江錢緒山嘗記其始末頗恨蘇氏之學雜於藝而未精緒山嘗遊陽明先生之門意欲借此以排蘇氏夫使陽明見坡翁之竹其論故不爾予然後知從門入者果不佳也

戲書

梅花方開新釀方熟河豚方出水是一時絕新光景花之有蘭果之有橄欖書之有離騷亦是

從來絕異滋味若夫花之光水之色蚡茶之氣世界都空無所着其耳目口鼻矣

陳先生

今日讀樊玄之先生智評載吾鄉陳晉卿先生守開狀頗悉蓋所謂心勞撫字者歟陳才料寬敏知見過人其編徭俵馬審盜救荒皆有成筭而穎乎其機之捷鋒之利也豈非才術哉其文便賞雅稱其人穆廟初文體創變吾鄉之善短



調者必推先生與公旦許先生世謂之陳許亦云許陳不虛耳陳既鄉試意頗自得以文呈許而許祕其稿不出陳曰吾所畏惟子耳許笑曰子又以予奚畏哉文章相賞今亦不可多見矣

牝馬之貞

癸卯季秋五日訪雪浪師於海音庵師問牝馬之貞如何予舉朱註順健以對師笑曰不然大地衆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然却無正知見故

曰衆生獨馬則否余家廐中畜一牝者牧人言他牛騾等行淫無度獨牝馬受妊絕不與牡相交故知坤不取龍謂其淫也牛不言貞謂無度也余聞之輒然曰如師所說聖人是真語者實語者夫易之辭係豈易而談哉

王先生

王性海現身宰官既叅雲栖便修苦行担水斫柴和衆作務斯亦根性之最利者矣常作戒殺



文以勸世人其言淺而易曉通而無碍販夫稚  
子無不了知然袁小修語人曰吃齋念佛無甚  
奇特而性海乃以吃齋念佛聞天下亦屬可羞  
叅透此語於修行更是着實雪浪師云不可無  
道心不可泥道貌不可有世情不可忽世相嗚  
呼盡矣

聞雁齋筆談卷之四



書